

續

藏

書

續藏書卷七目錄

遜國名臣

姚善

附 錢芹 王賓 韓奕 俞貞木

陳彥回

王璉

葉惠仲

顏伯瑋

附 胡先 兒有爲 弟珏 友晏璧

鄭恕

劉亨

鄭華

唐子清

周縉

并

朱寧等

二百九十八人

黃謙

松江同知

盧振

牛景先

周璿

謝昇

劉政

魏澤

陳思賢

附

伍性原

陳應宗

林珏

鄒君默

魯廷瑞

呂賢

王省

附 子禎 女靜

高賢寧

儲福

附 母韓 妻范

羅義

龔翊

黃彥清

附 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

雪菴和尚

附 杜景賢

河西備

附 莊浪魯家

補鍋匠

馮翁

東湖樵夫

梁田玉

郭良

梁中節

梁良用

宋和

郭節

何洲

梁良玉

何申等二十人

附 王詔 鄭僖

吳亮

程濟

高翔

劉璟

附子豹

王紳

附子稔

宋懌

續藏書卷七目錄終

續藏書卷七

遜國名臣

知府姚公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爲諸生時，扁讀書所曰待旦軒。會稽唐之淳爲之銘。洪武中鄉舉，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三十年擢知蘇州府。善洞達政體，張弛寬密，允協時宜。數造請郡賢考求治道，稍因俗救正。吏民回嚮，轉稱大治。爲列郡最。隱士王賓居陋巷，善往候舍車，詣門。賓問爲誰，曰姚善。賓乃開門延語。及

賓報謁面府門再拜而返。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可謂名可聞而面不可見者。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見重于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饋米于貞木，戲送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與，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聞之，欲往候，仍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願見，然芹民也，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會于學宮，譬如期至，迎芹置上坐，請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業，公事。

有官守何不詢時務善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授一簡竟不交一言而出善視之皆戰守制勝之策時靖難兵已出北平善于是密結常鎮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相約勤王而荐芹爲行軍司馬建文元年善至京師畫策防禦建文用漢破七國策貶齊黃于外善言于朝曰人有文武才畧可扶顛濟危者反置散地不用今事已狼狽須急召之詢其姓名不對再三詢之曰今人才豈有過于黃大卿者遂復召還二人四年詔善兼督蘇松嘉常鎮五郡兵勤王未及戰

文皇卽位，索子澄甚急。子澄避善所，約共航海。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四往，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善爲麾下許千戶等縛見。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邪？」善厲聲不遜。死時年四十三。子節，謫戍賀縣千戶。幼子繼兒，蘇州坐配。保兒，項兒，習匠。正德十一年，湖廣巡撫秦金祀善鄉賢祠。韓奕，潛心理學，尤精于醫。洪武初，累薦不起。所著有韓山人集。

知府陳公

陳彥回字士淵福建莆田人父立誠歸安丞被誣論死家破彥回謫戍滇南弟彥困遼東彥回未入滇家人多道死比至蜀唯彥回與祖母郭存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而縱之又貧不能歸乃往依定遠知縣黃積良稱黃姓積良罷依南充縣丞于中和已而閩中教諭嚴德政荐彥回明經爲保寧府學訓導三考至京承顧問陞平江知縣至平江閱十月上崩彥回入臨給事中楊維康荐彥回文學廉幹陞徽州知

府至徽數月政教一新士民感悅建文元年春以循
良受上賞是冬大母郭氏卒承重徽父老走京乞留
會彥回衰經赴闕疏乞得復陳姓奪服留徽除彥
困戍藉葬郭徽郡北十里北山之陽彥回時走山中
哭故徽人名爲太守山云靖難兵至江上彥回糾義
勇勤王文皇卽位械至京死籍其家

知府王公葉公

王璉字器之日照人以賢能荐洪武末授寧波知府璉自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令撤而瘞之號埋羹太守靖難兵至江上璉造船取海道勤王爲衛吏卒縛至京見文皇文皇問造舟何爲璉徐對曰由海道趨瓜州截路耳文皇亦不怒釋還田里鄞人黃學憲潤玉贊璉曰富貴不淫患難奚恤神明其心始終一德

知府葉惠仲名見恭以字行浙江臨海人初任廣武

衛知事、陞知縣、建文初、以知縣充史官、修高廟實錄、二年、同考禮部、陞知府、永樂元年二月、坐修實錄時書靖難事、爲逆黨、論死、籍其家。

知縣顏鄭二公

附胡先子有爲弟珏友晏璧

沛縣知縣顏伯瑋，江西廬陵人，名瓌，以字行，聰敏介直，能文章。建文元年，以賢良徵，授沛縣知縣。靖難兵起，淮北民終歲給軍餉，伯瑋征戢有方，民不告勞。三年六月，北兵掠濟寧，游兵過沛，沛人竄匿。伯瑋設法招徠，會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兵五千人，築堡備禦，尋調三千人益山東兵。是月望日，靖難兵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先百夫長邵彥莊間行至徐，告急。都督援兵竟不至，度不能支，令其弟珏與子有爲還，曰：汝

歸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題詩察院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是月二十二日夜二鼓，靖難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時年五十有爲，不忍去。復還見父屍，遂自刎以從。珏脫走濟寧，逾月還沛。詢邑人知胡先已收葬伯瑋父子于沛南關外，乃至徐告伯瑋友人晏璧。璧與伯瑋同郡，官于徐，因爲

伯瑋傳其事。伯瑋善事父母，友于兄弟，睦于族婣鄉黨。稱其六行無異辭，以故守令知而荐之。及爲沛令，數以事至徐，又同督運德州，每連床共食，談誦慷慨，練達機宜，深喜鄉郡之有人。屬縣之得賢長吏也。古語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若伯瑋，寄百里之命，素志已定，視死如歸，賢于人遠矣。觀此璧，亦行誼君子也。正統中，御史彭勗爲伯瑋起墳祠祀之。

蕭縣知縣鄭恕，字本忠，浙江仙居人。寧波知府禮聘。

爲昌國訓導未幾陞蕭縣知縣留心撫字民愛敬之
建文四年靖難支將王聰攻破蕭恕死之年五十六
後籍其家二女當配亦死子濂湜姪溫汲謫北平種
田

縣丞劉公

劉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十五年以賢人君子徵辭親老歸養久之復舉經明行修入對稱旨命說書華蓋殿尋言事忤執政出爲壽州訓導三十一年冬建文詔求言亨言文武並用久長之術而六卿秩卑于五府當並爲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士位不當在太僕丞諸武臣子弟他日當授之兵宜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禮義之道多見采用陞武進丞靖難後有言亨借在建文時上書改舊制者又

坐他事罷歸。亨遂杜門不復出。及薦修永樂大典，力辭疾。湖廣廣東聘考試官，皆不就。宣德中，監察御史尹崇高復言亨學行雖老，可爲師表官。亨造朝自言年將八十，不足任教事。上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教官何不可。亨懇辭。吏部尚書郭璉曰：孔子言老者安之，宜聽還鄉，自便得歸。正統中年八十二卒。

吏目鄭公等九人

附朱寧等二百九十八人

吏目鄭華浙江臨海人字孝思洪武十八年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川廣有令名建文元年詿誤謫東平州吏目靖難兵起謂其妻蕭曰吾義必死柰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爲國妾獨不能爲君乎乃稱病送還家時州長貳以靖難兵且至盡棄城走華獨率吏民憑城守力不支不食五日歿

主簿唐子清不知何許人在沛有善政民愛之顏知縣守沛專調兵食一切邏察事皆付子清靖難兵執

子清欲殺之將兵者欲且留子清不屈歿

典史周縉字伯紳武昌人以太學生授永清典史廉謹攝令事捕蝗弭盜靖難兵起永清地近燕縉極力拒守縣民寡弱相率逃散縉度不可爲懷印南奔將他圖道聞母喪歸終喪卽出糾義旅勤王戎器數日畧具聞南師燔遂去匿民間壬午十月吏部言前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三百九十人當上靖難時俱棄職遠避宜置法典命入粟贖罪屯戍興州有司遂械縉至京謫興州居數年子代還年八十終于家

吳文定公嘗爲縉傳以故得獨傳朱寧等二百九十人竟不可考

典史黃謙亦不知何許人以儒生爲沛縣典史果敢能戢下顏知縣禮遇之益効力盡職靖難兵欲執至徐招降謙不屈歿

松江同知者不知其姓名勤王詔下同知榜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并述靖難之兵垂恩違義文皇卽位械至京磔于市

盧振靖難兵起與徐輝祖齊黃謀畫攻守効力爲多

靖難兵畏之壬午秋逮至不屈榜振名數其罪殺之
夷其族

牛景先禦靖難兵數有功金川門失守景先變姓名
易服出走歿蕭寺中已而窮治齊黃黨逮景先妻妾
發教坊司

周璿建文中從將校戮力戰守靖難後不屈歿妻王
氏子蠻兒皆沒官

謝昇當建文時練兵給餉夙夜効勞靖難後不屈歿
振景先璿昇皆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始所自起任

何官或曰璿諸城人

李禿翁曰當時吏目官主簿官典史官皆能死守不辱如此若松江同知知其官名而不知其姓名若牛景先周璿謝昇并盧振等四人知其姓名又不知爲何官雖然猶愈於朱寧等二百九十人官名姓名兩失而兩無傳也此後學後生者之罪不敢不以爲恨也

舉人劉公

劉政字仲理長洲人聰敏力學治春秋建文元年秋方孝孺試畿輔士題命論語托孤寄命章得政卷喜曰此鳥中孤鳳當虛左處子是科登賢書二百十四人政第一四年建文遜位殺孝孺政慟哭不食死或曰政在永樂中誓不復仕授徒終其身

李禿翁曰劉政兩處皆得君師義一劉政義在其師孝孺義在故主等死矣安有兩歿不死亦無二

典史魏公

魏澤字彥恩，溧水人，有學行。洪武中，累遷至刑部尚書。先是，文皇南下，姚廣孝曰：「殿下至京，幸全方孝孺殺此人，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曰：「然。比至京，建文遜去，召孝孺、孝孺忤旨，因有滅十族等語。遂械繫獄，然以廣孝言，猶未殺孝孺，且收捕其族黨。每捕至，輒下獄，休孝孺終不屈，乃盡殺之。澤是時謫爲寧海典史，當捕方氏，悉力保護周旋，以故方氏有遺育。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者澤之力也」，後過

孝孺故居爲詩悲悼詩曰筍輿衝雨過侯城撫景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轉清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

卓吾曰劉政爲其師魏澤爲其友嗚呼世無若人則師友之道絕矣

教授陳公

附

伍性原
鄒君默

陳應宗
魯廷瑞

林珏
呂賢

陳思賢廣東茂名人洪武末爲福建漳州府儒學教授以忠孝行誼勗諸生隨材教育多所成就文皇靖難詔至漳州思賢放聲大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臥不出迎詔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卽明倫堂爲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咸以身殉或曰咸死于道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

教諭王公

附 于禎 女靜

王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薦至京
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省以親老乞歸養尋以
文學徵上親試稱旨當殊擢省自陳才薄親老乞
便養得浮梁教諭外艱起復改睢陽凡八年又改濟
陽靖難兵至省爲游兵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
舍省省歸坐明倫堂伐鼓集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
何爲名明倫今且勿多論只說君臣之義何如省大
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柱死女靜適卽墨簿周岐鳳

聞靖難兵至濟陽。謂父必死。遣人往訪。竟得遺骸歸葬。省子禎爲夔州通判。亦抗節死賊中。

生員高公

高賢寧濟陽儒學諸生也。受學於教諭王省。建文中貢爲國子生。靖難兵攻濟南不下。以箭射書城中。使亟降。賢寧時在城中。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靖難後被執。文皇曰。此作論秀才邪。秀才好人命官之。賢寧固辭。其友紀綱從容時爲錦衣指揮。倖用事。勸賢寧就職。賢寧拒不聽。君以軍旅發身。我本書生。食祿有年。於義不可。綱言於上。得遣歸。年至九十卒。

李禿翁曰此人頗近自然唯不失吾正氣而已故亦自然不損了正氣也

燕山衛卒

儲福無錫人。建文末，挈母妻以逃。文皇卽位，詔
挨購戍卒入伍。至燕山，福在錄中，乃調雲南曲靖衛。
福仰天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爲叛逆之臣。在舟
中，日夜泣不止，竟不食而死。母韓氏，妻范氏，爲營地
葬。福范有姿色，年尚幼，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
谷中大號，不欲使姑聞。官有聞其色，欲委禽者，問知
其事，則曰：此節孝婦，安可犯。一日，往澗邊浣衣，見水
邊有草類蘇蓆，因取以織蓆，售以養姑。姑至七十餘

通鑑卷之百一十一
終范亦八十外乃卒。卒後蓆草遂不生。土人義之。卽
其居葺爲菴。集尼居之名。崇孝菴焉。嗚呼。此卒。此婦。
可謂真方正學之高弟矣。可敬也哉。

山西清遠戍卒

羅義者靖難兵起詣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又錄其上燕王書言殿下聰明英武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以法周公輔成王之義殿下今以藩國敵朝廷卽遂其願猶爲不可况萬難無一易哉乞早息兵歸國書上。下義獄。建文四年六月。文皇出義于獄擢戶科給事中。未幾陞湖廣左叅政。

李禿翁曰此衛卒見識勝方正學十倍人亦何必多讀書哉嗚呼以全盛之天下金湯之世界付與

講究周禮精熟大學衍義之大學士不四年而遂
敗可畏哉書也

金川門守卒

龔翊者字大章崑山人年十八爲門卒守金川門靖
難兵由金川門入翊大哭宣德中周巡撫忱兩薦爲
崑山太倉學官謝曰翊仕無害於義恐負往日城門
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私謚爲安節先生

李禿翁曰此人質任自然可與之共學矣在門墻
爲孔門上上品非正學所能教也

國子博士黃公

附 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

黃彥清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彥清以在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私謚建文，坐死。并逮從子貴池、典史金蘭等繫獄。殷言彥清實不在軍中，金蘭等得釋。金蘭後官至知縣。南京故老言：建文己卯庚辰間，法網疎濶，道不拾遺，有得鈔於衢者，輒拂其塵土，置高潔處，以石鎮之而去。一時士風朴實，尚義者多。靖難兵入京之夕，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相與絕城遁去。詰朝，御史以聞。文皇不問已而深山窮谷中，往往有傭販。

通國名目
自活禪寂自居如所謂雪庵和尚者
可愛可悲

雪庵和尚

附

杜景賢

和尚名暨，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黃之獄，殺幾萬人，卽不殺，謫戍窮邊，不死于道，而死于邊者，又幾萬人。當是時，和尚壯年，始慟哭落髮爲僧，西南走順慶、大竹、善慶里。里墟中有隱者杜景賢，知其非常人也。與之遊，往來白龍諸山。山有松柏灘，灘水清駛，蘿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卽爲之。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來居，昕夕誦經。山中人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請誦佛經。乃

和尚亦知景賢意，遂誦觀音經。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詞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于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終卷乃已。景賢知之，亦不問。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至，輒飲。客無客，即拉牧豎共飲。飲半，酤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瞑然已寐。和尚頎形秀爽，指柔白，剪落筆成文，雖不甚工，密而意氣渙發，能感愴人。或曰：和尚當建文壬午爲御史，不數月，建文遜位，和尚因秘跡以死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即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

曰松陽問其姓名不荅和尚有詩若干篇今且百四十餘年尚未敢顯行于世或曰此松陽葉希賢也以賢良方正舉爲監察御史

河西傭

附

莊浪魯家

河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夏六月，靖難師入金陵。傭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傭嘗衣葛衣。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爲傭。傭取直稍稍積，買羊裘披而覆，以故葛衣益破，縷縷竟不肯脫。夏或衣暑布，布卽新故葛衣，輒覆其上。傭錢稍有餘，走市中買牛肉與酒，與市中乞兒共飲食。傭力作倦時，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傭，欲與語。傭走南山中。

避之旬月、留都官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備何人者、留都官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之、且囑曰、我死、勿殮我棺、幸西北風起火、我無埋我骨、魯家從其言、

補鍋匠

川中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鍋至州邑不過三日卽去去或復來夔慶人有欲學補鍋者卽教之補鍋不索謝錢直令負擔從有後曹學補鍋者至卽教之補鍋而令先學補鍋者去如是數年夔慶間人皆呼補鍋者爲老鍋匠云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卽不索錢錢稍積遇風雨寒暑不出補鍋但坐食寄宿蕭寺而已一日於夔州市上逢馮翁彼此相顧愕然已而復相持哭哭已乃

相牽入深巖中對語竟日學補鍋之流屏不得聞其語但見其語已又相持哭乃別去曰自今永訣不復相見也後竟不知其所終蜀中娥眉亭嘗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

馮翁東湖樵夫

馮翁亦不知何許人。在夔州以童句教童子能爲對句。及古詩詩成輒自題馬二字。或馬公或塞馬先生。每作詩輒大書壁間。比見補鍋匠後卽剷去。前後所題詩。詩有傳者曰。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光霽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田變化間。張主藉高旻。時益永樂甲申乙酉間耳。未幾辭主人去。莫知所終。

東湖樵夫者。樵浙東臨海東湖上也。日負薪入市口。

不二價。建文壬午秋，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皇帝安在？』曰：『燒官自焚。』樵夫大哭，遂投湖水中死。竟不知何許人，投水而死，又何緣故也。」

鄭端簡先生曰：「余聞之陶徵士，言齊二客魯兩生，史並失其名，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撫卷長嘆，不能已。余獨幸夫雪庵諸君子，忍詬茹荼，卒晦其明，以不滅其族也。」

郎中梁公等二十餘人

附

玉詔

鄭僖

郎中梁田玉定海人靖難兵入金陵與葉御史俱髡髮爲僧避去久之松陽人王詔遊治平寺觀轉藏聞藏上嘍嘍有聲異之令人緣藏上登頂無所見唯見一卷書載建文時出亡臣僚二十餘人事紙毀泐字多斷爛不可讀讀數日稍稍詮錄其可識者得田玉郭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郭節何洲梁良玉何申凡九人人僅數言詔憐其忠又得之異各贊數語題曰忠賢竒秘錄贊田玉曰行儒名釋知我者誰至寶淪

沒久而同輝

中書舍人梁良玉與梁郎中同族靖難兵入訣妻子
易姓名挾微貲走出金陵城逾嶺至海南寓市肆粥
書爲業以死贊曰忠臣蹇蹇遵彼海濤耽書翫市資
以盍簪屯如適如哀此陸沉

中書舍人宋和郭節皆不知何許人靖難後變名挾
卜筮書走異域賣卜給衣食客死

何洲海州人不知仕何官與宋和郭節友善素以忠
義相勗靖難後遂相約棄官爲筮人客死異域詔合

洲與宋和郭節而贊之曰箕子陳範嚴氏隱士義有
從否道有宜告烈烈英賢寥寥冥鴻

梁中節定海人未詳仕何官少好讀老子太玄經靖
難後與郭良棄官同走出京城爲道士入山去

郭良亦不知何官何處人靖難後亦棄官爲道士合
贊曰駕言導引笑傲林臯頽波莫挽使我心勞

梁良用亦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于朝靖難後
相率變姓名避去良用去爲舟師已而歿于水或曰
梁氏父子兄弟爲舟師投水死者五人贊曰泛泛栢

舟載浮載沉，中流誓楫。懷我好音，肯欠一歎。非名是
榮，以完我族。庶明我心。

中書舍人何申不知何許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至峽
口，聞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歿。
贊曰：兩涯洶洶，中作霹靂。義氣憑股，與之俱激。奸諛
過此，寧不惕息。鄭端簡乃爲隱括王子之詞，合而銘
之曰：今吾故吾，知我者誰。瘡若漆身，希蹤采薇。戢戢
潛龍，寥寥冥鵠。豈吝箕疇，而甘漢卜。山椒水滙，天涯
海濤。會其可逢，鼓以南音。肯欠一歎，以明我心。白霓

晝見虞淵沉沉孰呵護此悠悠古今嗟乎靖難時
者無慮千人宋張林黃諸君子百方搜考僅得百餘
人此二十餘人者幸而不死又得好義者密錄其姓
名藏之蕭寺秘處歷百餘年而王詔始見之縉雲鄭
僖爲識其事竟以紙字磨滅故僅得九人其十一人
不可考矣

太監吳公

太監吳亮，建文中中官也。建文焚宮，遜去。文皇疑
匿僧溥洽所。永樂四年，以他事禁錮溥洽，命胡給事
澐以訪張邈，邈爲名，遣太監鄭和等下西洋，徧物色
之，不得。正統七年，有僧出自田州，土官所來，至廣西
藩司，自稱建文皇帝，曰：我自蜀入滇，遊方到此，今我
老矣，欲送骨歸故鄉。官司奏上，送入京，稱老佛，寓大
興隆寺。京城內外僧拜謁，不停。咸曰：是海外高僧，科
道官恐惑衆，上言請下獄。曰：朝廷不忍，以亮曾侍建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文使往審問老佛見亮卽曰汝吳亮也亮荅不是曰
我昔御便殿食子鵝棄塊肉在地汝時手執壺狗銜
之何謂不是亮伏地哭不能仰視復命畢自經死遂
取老佛入西內卒葬西山不封不樹鄞人黃潤玉有
學行爲廣西提學親見建文跌坐藩堂曰我朱允炆
也長身巨鼻聲如洪鍾

編修程公

程濟朝邑人。以明經爲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召入見。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果兵起。赦濟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潛往祭碑。人莫測。所以後。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以鐵椎椎碑。再椎。遽曰。止。止。

爲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濟名
姓正椎脫處得免及淮上諸將敗建文乃召濟還京
濟初與同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厲名節濟好術
數翔止濟勿爲此濟不聽已而有兵事濟又勸翔學
我術翔曰我願爲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
曰我願爲智士也翔竟死建文急召濟入問計濟曰
天數已定唯有出走免難耳立召僧爲建文落髮濟
從走每遇險濟輒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建文
至南京人尚識濟至京莫知所終

御史高公

高翔陝西朝邑人。洪武中，以明經爲御史，所論奏皆當。上心靖難後，上召翔，翔服喪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遂族翔，沒其產。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爲漏澤園。

李禿翁曰：高公雖與程公同邑相善，但高貴，歿忠。程貴，智免。此兩公所以自謂不同也。然高欲歿忠，固也。若程者，判以其身從君，逃難至滿數十載，其

忘家忘親忘身之忠。又如此固人臣之大忠也。何得自以爲不同也。夫一以殺身爲忠。反使族屬之親祖考之骨亦不得免。一以智術爲忠。乃能致其主脫走逍遙於物外。老送歸闕。還葬西山。是何心之最忠。慮之最遠。所全最大也。嗚呼。吾願世之爲臣子者。心最忠。而世卒莫能知。以是爲忠之大云。

長史劉公

附子豹

劉璟字仲璟其父文成公伯溫也弱冠涵濡經傳喜談兵究極韜略握奇諸書偉貌豐髯議論英發甌賊葉丁香叛延安侯唐勝宗討之決策於璟破賊還薦璟才略上喜曰璟真伯溫兒矣召見璟謂曰朕欲汝日夕左右惟閣門使如儀禮司立百官上宣達爲職處爾無逾此官者遂授之賜第馬衣帶金書除奸敵佞四字於鐵簡賜之且命曰百官敢有不法汝持此糾正會睿王封宣府謂侍臣曰谷王年少誰可

羽翼王者諸大臣故忌璟對曰閤門使劉璟忠勇果
敢可任上領之授谷府長史并勅提調肅遼慶寧
燕趙六王府事璟嘗至燕文皇與璟奕璟勝文
皇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
讓不可讓處璟不敢讓靖難兵起璟馳還京獻十六
策不聽令叅議李景隆軍事景隆又不聽景隆戰敗
璟夜半渡蘆溝河水陷馬斃璟力破冰跳躋岸冒雪
走良鄉趾裂跛行三十里璟子貊自大同赴難越良
鄉至涿州遇璟翼璟上馬奔還家養疾建文三年璟

與疾赴闕進聞見錄千萬言又不聽令璟還家待用
明年六月建文既遜位璟稱疾不起法官論璟逃叛
逮至京見上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
一箇字下詔獄辯髮自經死法官希旨緣坐其家

上不許得歸葬嘉靖乙酉提學副使萬潮肖像配享
文成祠

國子博士王公

附子稔

王紳字仲縉學士禕之子年十三穎敏過人宋濂一見奇之曰華川有子洪武十五年蜀王禮聘教授蜀郡紳痛父遺骼未返丘隴白王走雲南慟哭行求不能得卽莫歿所仰天一號幾絕滇人感愴稱王孝子時雲南布政使張統重紳純孝爲作吊王翰林文建文卽位以薦召爲國子博士預修高皇實錄與方孝孺友善嘗尊孝孺爲百代儒宗建文元年紳上言父死節狀且曰陛下方隆孝治而明詔又有旌表節

義之條。正微臣得展情事之時。先臣志節獲伸之日也。下翰林定議降制。特贈禕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謚。自禕始也。時寒義被拔擢。而好與時浮沉。紳上書勸之曰。執事方負天下重望。治否安危。實係於進退。去取之是非。而所任非其所長。所職非其所事。位高于器。則有覆餗之患。才過于職。則有積薪之譏。非其才而強委之。至於僨事。則是執事欲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况敢望其逸樂優游。而與時俗上下乎。義得書極憾之。建文二年。

卒年四十有一子稔字叔豐少有志行壯力問學性至孝紳痛念父沒食不兼味稔遵教子孫相承數十年不變父母喪三年酒肉不入口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稔初從學孝孺靖難後嘗欲與孝孺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負其遺骸歸葬不可得坐逮繫獄文皇念稔忠特宥之且用稔稔辭疾終其身讀書青巖山下稔與童景庸書言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欲執事與令兄商確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爲家傳行狀以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自然

默識而謹藏之矣。稔遂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後百
年始傳。

李卓吾曰：王忠文之子若孫，真忠文之子孫也。劉
誠意之子，真誠意伯之子也。快人哉！余獨怪誠意
善天文，知難星正過，急勸上登別舟，以免而不
知。已之難星在胡惟庸頭上來，何也？豈老星官亦
但能知人而不能自知邪？要之總不若姚恭靖老
禿卒以僧錄司善世終其身。我見其十六年於朝，
隨班行禮，賜出宮人，不辭亦不近，煢然一比丘，以

故絕無兔死狗烹之疑，又何待泛舟五湖與夫勞
勞攘攘欲從赤松子學辟穀事乎。意者必如姚而
後可稱善始善終而善於天文乎。

翰林侍書宋公

宋懌字子夷文憲公孫也懌父璲中書舍人懌思紹父學專心力學書益工建文卽位念濂爲興宗舊學之臣乃遠處蜀召懌入翰林爲侍書與劉彥銘朱思平及濂門人樓璉鄭楷皆見擢用永樂十年濂孫情坐鄭公智黨刑部侍郎張本請罪情文皇曰濂名儒開國時事皇考有勞原情勿問

續藏書卷七終